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補紅樓夢
第六回 鴛鴦鳳姐各遂初心 寶玉湘蓮同證大道

話說鳳姐等三人坐在轎內，但見前面旗纛傘扇，前呼後擁，十分熱鬧，也無心看那六街三市的風光。不多一時，轉彎抹角，早到了城隍廟門，只聽一聲點響，重門洞開，一直抬進二堂，方才下轎。兩邊閃出許多僕婦來，攙了他三人，進了宅門。早望見賈母同賈夫人在上房，倚門而待，見他三人進來，又悲又喜。賈母道：「我的鳳丫頭、鴛鴦都來了，這一位姑娘是誰呢？唔，我只說你年輕小人兒家，往後來還有幾年的福享，怎麼就都走了這條路了呢？」鳳姐、鴛鴦見了賈母，便跪下痛哭。賈夫人忙攙起他們來，勸道：「請老太太進來罷，娘兒們相逢本該歡喜才是。」於是，大家進了房，一一的行過了禮。

賈母問道：「這位姑娘很面熟，怎麼再也想不起是誰來呢？」鳳姐道：「他是我珍大嫂子的三妹子，那年為柳湘蓮退親，抹了脖子的。怎麼老祖宗倒忘記了麼？」尤三姐不好言語，狠狠的瞅了他一眼。賈母道：「尤三姑娘來的年代久了，你們怎麼就會在一處了呢？」鳳姐道：「我們好些人都在太虛幻境呢，元妃娘娘、林妹妹、迎妹妹、尤二妹妹、小蓉大奶奶、香菱姑娘，都給老太太請安。」賈母聽見，驚喜道：「你說真些，你林妹妹、元妃娘娘都在那裡呢？」鳳姐又高聲說道：「太虛幻境。」賈母道：「什麼叫做太虛幻境？這個地方兒離咱們這裡有多遠？」鳳姐道：「太虛幻境又叫做芙蓉城，又叫做離恨天。在上界之下，下界之上，原是個虛無飄渺的所在，要算是仙境的地方呢。」

賈夫人聽了，也歡喜道：「這麼說起來，你們姊妹們如今都是些仙人了。你林妹妹既在那裡，為什麼不和你們一塊兒來呢？」鴛鴦道：「我們並不知道姑老爺、姑太太在這裡，我原因老太太去世了，沒人服侍，我就自縊找了來了。後來到了太虛幻境，才知道元妃娘娘、林姑娘都是那裡的仙子。因他兩個不放心老太太，所以才差了我們三個人來訪尋的。林姑娘是那有名兒的瀟湘妃子，怎麼能夠私自來呢！」賈母聽了，愈加歡喜道：「我這個鴛鴦丫頭，真真的是個好孩子，不枉我疼了他一場。」賈夫人又問鳳姐道：「你黛玉妹妹，在那裡可有人伺候他麼？」鳳姐笑道：「姑太太放心，那裡除了元妃娘娘，他就是第二位了。龍王爺少了漱口水，那個敢不伺候他呢？況且，各處通有伺候的仙女們多著呢。他那裡貼身服侍的，還有晴雯、金釧兒。外頭還有薛姨太太的香菱姑娘，東府裡的小蓉大奶奶同瑞珠兒，尤家他們姊妹兩個，櫳翠庵的妙玉。元妃娘娘那邊，又有迎妹妹，還有我同鴛鴦姐姐，比這裡還熱鬧多著呢。」賈母道：「前兒沒把你姑媽急壞了，把七十二司、十八層地獄都翻了個過兒，也沒找著你林妹妹。今兒你妹妹有了下落，你姑媽也放了心了。」賈夫人流淚道：「我這會子雖然放心了，還不知我們娘兒們幾時才能見面呢？」賈母道：「這也不用著急，等姑老爺回了衙門，商量就是了。」

賈夫人點點頭兒，拭了眼淚，回頭瞧見司棋站在旁邊，便道：「你怎麼聽著熱鬧了，也該吩咐他們伺候擺飯了。」司棋答應去了。鳳姐道：「我們在觀音庵吃過飯了，只預備老太太、姑太太的飯罷。」賈母問鳳姐道：「你兩個公公、兩個婆婆、你寶玉兄弟他們都好麼？」鳳姐道：「二位老爺、二位太太都好。只有寶兄弟，我聽見香菱說中了第七名舉人，後來跟著個和尚出了家了。」賈母大驚道：「怎麼的，寶玉出了家當了和尚了，這還了得。這個傻小子，媳婦也娶了，舉人也中了，放著福不享，好好兒的為什麼出家呢？」鳳姐未及回答，鴛鴦便接過來道：「總是為林姑娘麼！」鳳姐急忙把鴛鴦瞪了一眼，賈母也會過意來，歎了一口氣道：「罷了，都是我的業障，教我也後悔不來了。」

賈夫人聽見話語蹊蹺，又見鳳姐瞪了鴛鴦一眼，不好往下追問，便也歎道：「這個孩子，怎麼乾出這樣糊塗事來了，這把他娘活活想壞了呢！不知他娶的是誰家的姑娘，這可不把人家的女孩兒耽擱了麼？」賈母歎道：「就是薛姨太太的女孩兒。」

「賈夫人道：『不是小名兒叫個寶釵的麼？』鳳姐道：『就是他，姑媽倒還記得呢。』

正說時，只見賈珠進來站在上房門口，「問妹妹們的好」。

鳳姐大驚，忙站起身來道：「怎麼的大哥哥也在這裡麼？」賈夫人便將賈珠的原委，告訴了鳳姐一遍。鳳姐道：「鴛鴦姐姐，你去替我給大哥哥請安，就說家裡大嫂子很好，蘭哥兒也中了舉人了。」賈珠聽了，也歡喜道：「這都是二嬸娘的疼愛所致。」

賈母道：「你寶玉兄弟也中了舉人了。這個下流種子放著福不享，跟了和尚出家去了。珠兒你在外頭探聽著，若果曉得他在那個廟裡出家，把他給我活活兒的捉了來。」賈夫人笑道：

「這個老太太想是氣糊塗了，陰陽路隔，壽夭各有定數，那裡能夠活捉呢？若都由著人的性兒活捉起來，鳳姑娘早就該把理兒活捉來了。」鳳姐笑道：「好姑媽呀，才見了姪兒媳婦就拿我說起趣話兒來了。為什麼不說，教我大哥哥把我大嫂子活捉了來呢？」說的賈珠都笑了。

忽聽外面「當」的一聲點響，賈珠忙退了出去，道：「姑老爺回來了。」只見林如海笑吟吟的走進來，道：「姑娘們都到了麼？咱們都是至親，請到裡間坐罷。」鳳姐、尤三姐、鴛鴦三人早已拜了下去，林如海答了三揖。丫環們將裡間的簾子打起來，讓他三人內室暫坐，司棋便跟了進去。林如海先與賈母道了喜，賈夫人便將鳳姐所說，黛玉在太虛幻境的光景，告訴了林如海一遍。如海也自歡喜道：「我前日在崔判官衙門裡，講起黛玉的話來，崔判官也說：有個太虛幻境。當日白樂天《長恨歌》上有句云：『忽聞海上有仙山，山在虛無飄渺間。樓閣玲瓏五雲起，其中綽約多仙子。』就是那個地方，如今令愛姑娘必是登了太虛了。我還謙說，那裡能夠呢。誰知竟果然應了他的話了。」

賈夫人道：「老爺也要想個主意，教我們娘兒們也見一見呢。」如海沉吟了一會道：「你也不用性急，我想女兒既名列仙班，自不能私離職守。我們也有官守責任，不得擅離。我到任已滿九年，明年必轉天曹。那時同到太虛，母女相見也不過轉瞬光景。如今只好寫封家書，煩來的人帶去，以慰女兒之心，也就同見了他的一樣了。」賈夫人道：「這方說來，還有一年的光景，教我怎麼等待呢？」林如海道：「多的日子都待過了，何在乎這一年呢，待我寫了家書，就打發兩個小太監先回去。且留下三位姑娘住著，陪伴老太太，明年同我們一塊兒去，也不為遲。」

說到這裡，只見鴛鴦走來道：「才剛兒我們三個人也商量來。我與二奶奶好容易的才見老太太，怎麼忍就回去呢。尤三姑娘，他卻不能久住，要先回去呢。」林如海道：「既這麼樣，就且留尤三姑娘略住幾日，也讓我們盡盡地主之誼，再去罷了。」

「賈夫人道：『這個自然。今兒可吩咐外頭，叫一班小戲兒來預備在後花廳上，請老太太和他們姊妹們聽聽。再打點孝敬元妃娘娘並送別位姊妹們的禮物，也給女兒帶些衣物去，須要早些辦妥了，免得臨時周章。』林如海道：『這些事竟托大姪兒給咱們辦一辦，免得外頭弄來的不合你的意思。』說畢，站起身來道：『把我的飯擺在書房裡罷，這裡讓老太太和姑娘們多說說話兒。』說著，便出去了。」

這裡賈夫人就催著叫人照應花廳上預備開戲。鴛鴦於無人處，向司棋道：「你那些事，都是你自己弄出來的，我並沒敢向誰跟前講過一聲兒。」司棋道：「姐姐，我知道。我到今兒雖然好了，有了天日，總是感激姐姐的大恩，不能忘了姐姐你的為人的好處。誰還不知麼，我們死了到了陰間，姐姐死了就到了天上，這可就明白了。我也沒什麼報答姐姐的，可怎麼樣呢？」鴛鴦道：「我不過問這一聲兒，你要說這話，倒不是咱們相好的姊妹了。」說著，外面開戲，都到後花廳上聽戲去了。

席散後，賈夫人又告訴了林如海，將秦鍾、智能兒搬進衙門居住。智能兒從此留髮還俗，這些節目，也不須多贅。

再說寶玉與柳湘蓮在大荒山青埂峰下茅屋內，每日將師父傳授的心法、口訣，用起功來，倒也十分快樂。韶光荏苒，不覺早已三月有餘。這一日，天朗氣清，惠風和暢。湘蓮向寶玉笑道：「你我自從用功以來，雖覺太苦，然頗覺效驗。我只覺得，近來氣爽神清，骨輕體健，飄飄然似有凌雲之意。我瞧你如今的容貌，也有個粹面盎背的光景了。你本來雖是面如美玉，只因從前為富貴繁華所擾，卻少一段溫潤之色。如今看去，竟真是白玉中透出一番寶色來了，名之曰寶玉，可謂名稱其實了。」

寶玉笑道：「柳二哥，你我弟兄素無戲言，今兒可該罰你了。」

湘蓮道：「你不信，你去照照鏡子，看可像你先前的樣兒不像？」

寶玉果然取出鏡子來，照了一照，也不覺喜形於色道：「柳二哥，我今日始信吾儒之道，即仙佛之道。總因世上的人為氣稟所拘，人欲所蔽，習焉而不察，終日迷於聲色貨利，及至迷的要死，又妄想仙佛的長生，豈不可笑呢！」湘蓮道：「到底寶兄弟是個極聰明的人，一悟就悟徹了。今兒天氣晴和，咱們何不下山去逛逛。一則可以流通血脈，發舒精神；二則可以縱觀花柳，悅性怡情。這些日子，咱們也太苦了。」寶玉道：

「正合我的意思，你何不把鴛鴦劍帶上，到了寬敞的地方，試舞一回，小弟也領教領教呢。」柳湘蓮道：「使得。」遂取出鴛鴦劍來，係在腰間，拉了寶玉的手，慢步下山。

但見蒼松翠柏青碧接天，異卉奇花幽香撲鼻。二人走了有數里遠近，忽見地平路坦，四下裡一片桃花，人在紅雲深處，彷彿武陵景況。寶玉道：「柳二哥我讀陶淵明的《桃花源記》只說是文人的曲筆，皆假設之詞。誰想今兒竟親歷其境，始信古人不我欺也。這裡就很寬敞，你就請舞起劍來，也可以使桃花壯色。」湘蓮便掣出鴛鴦劍來，先走了架式，然後斜行拗步的舞了起來，只見一片寒光渾身盤繞，喜的寶玉拍手叫好不絕。

湘蓮舞畢，收了鴛鴦劍道：「咱們何不再往前去，一直把桃花的蹤跡追盡，看那裡到底有什麼人家沒有？倘若遇著個山家村店，我們也沽飲三杯，以助清興，豈不更有趣呢。」寶玉道：

「很好。」二人遂又順著桃花又走了數里，隱隱的望見前面桃花影裡，露出些樓台閣殿來。寶玉道：「此乃荒山，怎麼又有這樣一個所在呢？真真的我們今兒，可勝過當日的陶淵明了。」

「湘蓮道：「我來此多年，也下山走過幾次，怎麼總沒見過這個地方兒呢？」二人一面說話，一面走到了跟前。

忽見一條長河阻路，白湧碧翻，卻是沙明水淨。復又尋至河灣窄處，只見一座石橋，兩邊白石欄杆，直接到那邊縹緲飛樓之下。二人緩步上橋，卻見那邊垂楊影裡，露出一帶粉牆，內有幾層飛樓直插雲漢，蓋的十分華麗。及到粉牆角下，忽見一垂花門，朱扉半啟，曲徑通幽。二人止步，正在徘徊瞻顧之間，只見裡面出來了一個二八女郎，風鬟霧鬢，環佩珊珊，見了他二人，並無羞澀之態，笑問：「二位仙郎，從何而來，來此何事？」湘蓮、寶玉忙正色答道：「我們乃茫茫大士、渺渺真人的徒弟，從青埂峰來，下山閒步偶爾到此，不知此處何名，望祈指示。」那女郎笑道：「此處乃天台山，樓上乃玉真仙子姊妹二人的住處。當日有個劉晨、阮肇，採藥誤入此山，與我們仙姑姊妹二人，綢繆燕好。自從他二人返棹之後，至今有一千多年，再沒有人能夠到此。今日二位仙郎忽然光降，真是三生有幸了，快請到裡面奉茶。」

湘蓮、寶玉嚇得呆了半晌，笑道：「我們二人，因被癡情所縛，所以斬斷塵緣，來此悟道的。雖蒙神仙姐姐雅愛，我們斷然不敢從命。」那女郎笑道：「二位仙郎既能如此，這就是真仙了，尚有何道之可悟呢？況且，你們所斬斷的原是塵緣，這是仙緣，豈塵緣之可比麼？只怕你們錯過了機會，打著燈籠還沒尋覓呢。」

寶、湘二人不答，回身便走。那女郎怒道：「你們這兩個沒福的東西，真正不識抬舉。你們既然來到此處，還想跑到那裡去麼？」說著，向袖中掏出一塊手絹子，向湘、寶二人劈面擲來，忽然化作一條五色燦爛的情絲，將二人的脖項套住，拉了就走。柳湘蓮著了急，便拔出鴛鴦劍來，要割斷他的情絲。

那裡曉得那情絲是個柔軟的東西，纏綿貼體，一時再割他不斷，早不覺身不由己，手不能動，兩腳前奔，收留不住。湘蓮、寶玉無可奈何，只得隨他拉到樓下，登梯而上。那女郎喚道：「二位仙姑，仙郎到了。」

但聞一陣環佩丁東，香風撲鼻。二人連忙定性寧神，以理制欲。定睛看時，只見兩位仙子生得美艷異常，光華奪目，笑容可掬的道：「二位仙郎，請坐。」那女郎把情絲一提，他二人早已坐在椅上，那情絲依舊化作手絹子，塞在袖中，將手向樓下一招，早又有一個垂髫女郎，笑嘻嘻的手內捧了一盤四盞香茶上來，先賓後主，分送已畢，便悄悄兒的向兩位仙子笑道：

「二位仙姑，你看這兩個模樣兒，長的比當年的劉郎、阮郎何如？我看這兩個倒很俊呢！」那兩位仙子秋波斜睨，笑了一笑，低聲道：「癡丫頭，快去整備酒筵上來，別誤了千金一刻。」

「那女郎答應了一聲，笑著接了茶杯，便同先那個女郎一齊下樓去了。」

這兩位仙子便問道：「二位仙郎，尊姓大名，仙鄉何處？」

「湘蓮、寶玉正在寧心定性，忽聞垂問，嚇得二人不敢仰視，但躬身答道：「弟子二人乃下界凡愚，一名柳湘蓮，一名賈寶玉，久將癡情斬斷，棄舍紅塵，入山訪道，蒙茫茫大士、渺渺真人收錄門牆。今者偶爾下山，雖蒙垂愛，不敢從命。乞二位仙姑慈悲，放我們回去，我們就感頌不淺了。」兩位仙子笑道：

「你二人的心事，我們早已知道了。難道我們姊妹兩個，反不如林黛玉、尤三姐兩個麼？你們若肯依從了我們，成就了好事，包管你們眼下立刻就與林黛玉、尤三姐相見何如呢？」湘蓮、寶玉大驚，忙答道：「弟子之心，已同槁木死灰，一絲不掛，萬念俱空。便使林黛玉、尤三姐立刻來到此間，弟子亦不過視為陌路之人，漠不相關而已。」兩位仙子笑道：「只怕你口不應心罷！遠在千里，近在目前，你們瞧瞧裡間屋坐的，那不是他們兩個麼？」哄的二人回頭看時，只聽兩位仙子笑道：「在這裡呢。」

二人急忙看時，那裡是兩位仙子了，果然就是林黛玉、尤三姐二人端然坐在椅上，喜的個寶玉剛叫出「妹妹」的兩個字來，湘蓮忙喝道：「寶兄弟，你怎麼忘了師父傳授的口訣了麼？所謂致知在格物者，言欲致吾之知，在即物而窮其理也。」

寶玉恍然大悟，暗想林妹妹素日為人的脾氣，就算他死後的靈魂，也斷不肯當著柳二哥與我相見的。這一定是那仙子的什麼障眼法兒了，因心中一急，便將通靈寶玉摘了下來，望著林黛玉臉上打來。湘蓮也拔出鴛鴦劍，望著尤三姐劈頭砍來。

只聽得「嘩啷」的一聲，猶如山崩地裂，震得湘蓮、寶玉二人一齊跌倒在地，急忙睜眼看時，那裡有什麼天台樓閣，原來還是在茅屋之內，並未下山。那茫茫大士、渺渺真人已經回來了，坐在那裡呢！二人連忙上前叩見，大士、真人一齊點頭道：「孺子可教，孺子可教。」湘蓮、寶玉默默點頭道：「原來是師父試我們的道力何如，還虧得不曾迷心亂性。」因上前問道：「請問師父，這些日子在何處雲遊，還是有什麼因緣未了麼？」大士、真人笑道：「你不曉得朝游北海暮蒼梧麼？我們的事情，你們此刻工夫未到，還不能十分明白呢。你看門外，你們又有兩個熟人來了。」

只見門外果然進來了兩位道長，飄飄欲仙，上前施禮道：

「大士，真人，別來無恙。」大士、真人一齊站起身來，道：

「二位道兄請坐。」寶玉看時，認得一位好像賈雨村模樣，忙上前打了個問訊，道：「請問仙長是雨村老伯不是？」賈雨村笑道：「寶玉賢姪，眼力就很好，你認得這一位麼？他就是你薛姨媽家香菱嫂子的父親甄士隱。他是已經得道多年，你們從來也不知道的。」寶玉、湘蓮一齊道：「姪輩不知二位老伯降臨，有失迎候。」便一齊磕下頭去，甄、賈二人，連忙扶住，然後大家坐定。

甄士隱道：「柳、賈二位來此多時，道力想是大進了。可曉得尤三姐、林黛玉現也同居幻境，亦在仙鄉，故人不遠，難免停雲落月之思。何不求大士、真人指引，到彼一圖把晤，細訴衷情呢？」湘蓮、寶玉道：「弟子們已斬斷塵緣，萬念俱灰。

剛才師父選試我們的工夫，弟子雖不敢說道力堅深，尚可以巴結刻鵠類鶩。從此越發要勉力精進，把住意馬心猿，不敢稍有漏泄，方不負師父度脫之心呢。」大士、真人道：「你二人心跡，我已知道，固該如此。但寶玉與林黛玉，絳珠草以眼淚償甘露之恩，前緣已了。湘蓮與尤三姐鴛鴦劍斷情，雖了而未盡餘緣。況他二人已同居仙境，你二人學有淵源無難成就。見面之期，料想不遠。」湘、寶二人道：「弟子原為癡情所縛，故立志斬斷塵緣，心無他想。若再與尤三姐、林黛玉會晤，豈不成了個再來的馮婦麼？」甄士隱搖著頭道：「不然，不然，你們說的所謂小道了，可記得執遠還呢，君子不為麼？你們此刻，道將得而猶未得，卻不可生此心。將來道既已得，則過化存神，又何所而不可呢？你們可曉得太虛幻境是什麼地方？」湘、寶二人道：「弟子愚昧不知，

只聽見師父常說，想來總是仙地。」

甄士隱道：「太虛幻境又名為芙蓉城，內中盡皆仙子，不止十二金釵。你二人的前身，原是芙蓉城主，另有一段因緣，在尤三姐、林黛玉姻緣之外呢。你們便不曾出家修道，將來也是要歸還芙蓉城去的。此乃前定因緣，不容勉強。寶玉兄，就從此留髮，你可曉得皇上隆恩，已經賜了你一個文妙真人的道號麼？若光著頭也不稱那真人的名號了。待等功成行滿的時候，我等再來送你們赴芙蓉城之任去便了。」茫茫大士笑道：「我當初原曾說過留髮還俗的話，寶玉還記得麼？我不過是要你應那寶玉當了和尚的話，故暫且與你削髮，如今甄道兄既然與你說明，可就此留髮，等待功成之日，我們再來看視你們。不可因此懈怠，還要努力前進，方不負我們一番指引。我們同二位道兄下山去了。」湘蓮、寶玉答應，送出四人，看著他們穿過古木叢中，到那白雲深處去了。

湘、寶二人轉身進內坐下，湘蓮道：「寶兄弟，怎麼才剛兒都叫出『妹妹』來了。」寶玉道：「我一時迷惑，情不自禁，都是道力不深的緣故。幸虧二哥棒喝，要不然豈不前功盡棄了麼？」湘蓮道：「才剛兒這一番話，我猶恐怕還是他們試我們的。我打算還要堅辭，因後來不像是試我們的話了，故此我才不言語。」寶玉道：「師父叫我留髮，我想既做了和尚，怎又還俗呢？」湘蓮道：「你才剛兒沒聽見皇上已賜了你一個文妙真人的道號麼，那和尚那裡做得真人呢？況且，你若不留起頭髮來，明兒到了芙蓉城，光著頭怎麼樣去見你林妹妹呢？」寶玉道：「我正怕不光著頭，怎麼好見林妹妹去麼？」湘蓮道：

「不用說了，我們功夫未到，不可又生他想。師父吩咐，不可懈怠，還是用功要緊。」於是，寶玉從此留髮，與湘蓮二人在茅屋內，同下苦功。未知幾時才得功成，請看下回分解。